

东方

吴昌硕

赵遵生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尔方 吴昌硕

赵遵生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吴昌硕 / 赵遵生著. -- 上海 :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52-1380-5

I. ①东… II. ①赵… III. ①吴昌硕 (1844 ~ 1927) -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3604号

策 划 张仲煜

郭燕红

责任编辑 姚琴琴

装帧设计 颜 英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东方吴昌硕

著 者 赵遵生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网 址 www.shp.cn

锦绣书园 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 1092 1/18

印 张 21.5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380-5/J.837

定 价 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65414992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咬定青山为哪般（代序）

梁晓声

读罢这部即将付印的书稿，郑板桥的两句诗在头脑中久久挥之不去，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这两句诗，大约是咏叹古松生命力之坚韧的。除了松，别的一概植物种子，虽也有能在岩石裂缝间扎下根须，长成株棵的，但居然能长成挺拔虬苍的大树，而且数百年不倒的，似乎只有松。松的根须是那么的有力，其顽强生长的前提是必得将岩石撕裂，使土壤和水份饱和于岩石的裂缝之间。

于是眼前就出现黄山的松客松了。

吴昌硕如同近代书画印三界的迎客松，是一道独特的艺术风景。众所周知，书画印三界密不可分，界中人士每精一而通三。但能在三方面都达到极高艺术境地的人士，委实又不是很多。

吴昌硕在书、画、印三方面都自成一家，风格卓越，对界中后代人们影响深远，当然备受尊崇。

我觉得他的命运，接近米开朗基罗、贝多芬，都曾生活于乱世，时代之疼都曾危害过他们的人生和艺术道路。然而，他们似乎又都是为艺术而生的人，都具有为艺术的高境界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说到“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我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要说说本书的作者赵遵生了。

他是我的复旦校友，与我都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毕业生，高我两届。

在我记忆中，他那一届有十二三人。他们毕业后，半数左右的人并没从事与文学创作相关的职业，另半数人当了出版社的编辑。如今，所有他们那一届当年的同学，都已先后退休。真正从毕业后一直孜孜不倦从事创作的人，唯遵生而已。

从本书字里行间所体现的创作激情可以断定，他是会继续孜孜不倦地写下去的。

于是我忽然对他的名字产生了一种具有宿命意味的领悟——难道他也是一个遵文学创作之命而生的人吗？

此前我对他的名字并没有产生过以上领悟。是看了这一部书稿，特别是看了《后记》，油然地便产生了。

他的《后记》令我感动。

在《后记》中，他坦率承认，支持他写这一部书的人是不太多的，善意地泼冷水的朋友倒是不少。

如果他预先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将是后者们中的一分子。

原因他在《后记》中已写到，不赘述。

他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创作。我读这部付印前的书稿，时时能感受到他澎湃的激情，那激情源于他对吴昌硕的敬仰。进言之，源于他对中国历史上一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物的敬仰。那激情，不仅促使他完成了此书，还促使他完成过《苏东坡》、《天下知音——欧阳修》、《水火吟》（苏东坡与王安石系列小说）、《无悔的狂澜——张澜传》等一系列作品。

赵遵生是有人文情怀的作家，是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作家。

而这一部书的创作，与他以上几部书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以上几部书，采取的皆是很传统的传记式的创作方法，虽然目的是为了施加影响与现实，但内容并不与现实发生直接的关照。而此书却采取了一种让历史人物的雕像“复活”，是与参观者——当代青年的直接对话，在对话中进行历史人物的命运叙述，表明历史人物的人生观、艺术观的方法。而那既是吴昌硕的人生观、艺术观，同时也是作者自己的。

为中国当代青年写吴昌硕，希望吴昌硕成为中国当代青年人生和事业两方面的良师益友；赵遵生的这一种创作意图极为明确。而此点足可证明，他对中国当代青年也是多么的关爱！

正如我是我们那一届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唯一创作至今的毕业生，赵遵生是他那一届创作专业毕业生中的“咬定青山不放松”者。他我二人，每每互相勉励。

现在，他的此部书即将出版了。他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又迈出了无怨无悔的一步，又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成果。我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心生出一种敬意来。

因为我觉得，他还通过此书证明，他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迈出了极为年轻的一步。

他所采取的创作方法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他的文字每每激情四射，没有年轻的创作心态，断不会写出那等年轻的文字。

而他这一部书，也几乎可以说是为了献给中国当代青年们而创作的，他希望当代青年喜欢这一部书的创作初衷那么执着，那么显然。

不再年轻，而又能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迈出极为年轻的一步，这是可喜可贺的。

我衷心地祝遵生兄心想事成！

2012年12月15日

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咬定青山为哪般（代序） 梁晓声 1

引子 1

第一篇 挥笔从戎——沐浴甲午战争

第一章 8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2

第四章 45

第二篇 死神——再度擦身而过

第五章 66

第六章 76

第三篇 梅知己——诀别仕途

第七章 92

第八章 105

第九章 119

第十章 132

第四篇 梅知己——在梅缘中崛起

第十一章 146

第十二章 160

第十三章 174

第十四章 188

第十五章 203

第五篇 帅西泠救国宝——绝艺撼动四海

第十六章 222

第十七章 233

第十八章 249

第十九章 262

第六篇 帅西泠救国宝——不见硝烟的战争

第二十章 278

第二十一章 290

第二十二章 304

第二十三章 321

第七篇 战乱里的天问——何日享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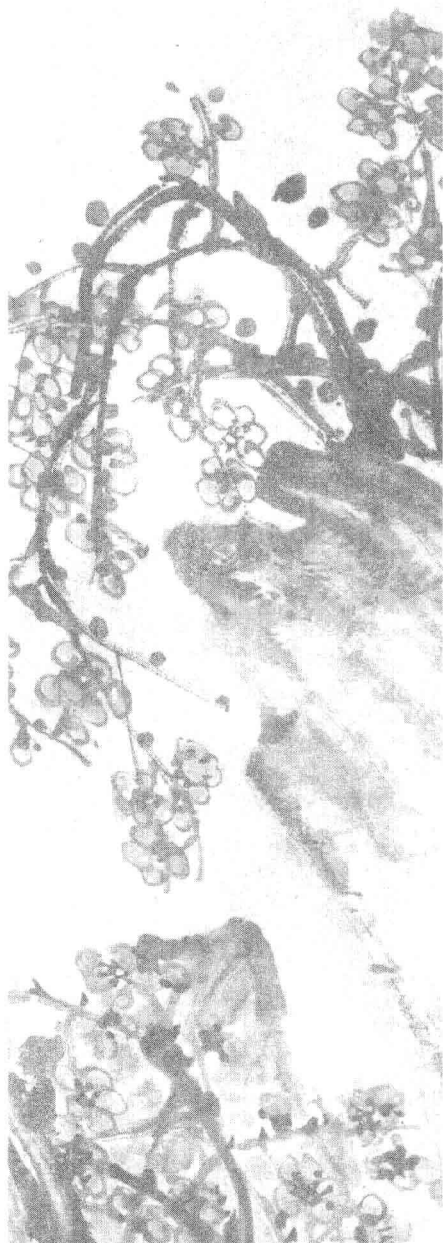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章 330

第二十五章 339

第二十六章 353

后记 370

附记 373



引子

正是二十一世纪全球性经济持续疲软，甚而城市乃至国家破产频发的危难历史时刻，我们开始了“中国梦”的新长征。这个梦，是多少代文人墨客、平民百姓热切的渴望呀！吴昌硕——中国近代书画第一人，便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忘却的梦……

哦，好一片“香雪海”似的梅林！

这便是被联合国确认的世界人文的珍贵遗产——杭州西湖。潋滟水光畔，昌茂梅林中，一壁伴石出世的“龙梅”下，横出一道圆洞门；洞门内外，中外宾客摩肩接踵，看得出，那掂着画夹、抓着数码相机、卷着《考生须知》与听着耳塞中潮流音乐的是学子、考生，中外青老妇孺间，尤以青年男女居多。一个个莫不兴奋、好奇，充满期待。

进得圆洞门，直扑人眼帘的是一幅白石丛里，巨梅间竖“生”出来的迎天旗幡——

东方吴昌硕艺术博览会

旗下，是一尊端肃又可亲的书生蜡像。

“咦，这不就是刘海粟大师吗？”

不知谁个一声“破题”，引出观众一阵哗然！

“蜡像”复活，他是刘海粟，名槃，字秀芳，中国现代美术家、教育家、美学史家与画家，是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艺术大师，中国新美学的奠基人之一。刘海粟巡顾着众学子、后生，自报家门：“我是刘海粟。你们要拜访的‘大师’可不是这位——”，他一手点住自己的鼻子，又往旗幡一引，“是他——我们的昌硕前辈。”

参观者一阵期待的兴叹与雀跃！

刘海粟眼光瞄住掂着画夹的学子道：“你们几个想是来报考中国美院的罢？那可先得见见大院长潘天寿先生。”

考生、学子又一阵雀跃！随着刘海粟，他们来到临湖的一间画室。“蜡像”潘天寿正把笔作巨幅《春堂水暖》图。

“哗，就是刚拍出 2072 万天价的《春堂水暖》？！”

一围大哗！

“从画中看出什么了？”刘海粟依然巡顾着年轻人，恢复出教育家的天性。

“脱俗！”

“气势！”

“嗯。又对，又不对。”刘海粟见众后生、学子一脸迷雾，莞尔一点，“没见这画里‘躲’着个谁？”

观客茫然不知。

掂着画夹的那位考生冲口呼出：“潘天寿先生？！”

刘海粟笑了。“蜡像”也笑了。他是潘天寿，字大颐，号阿寿，中国现代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建国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后改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他随势一点道：

“画之所贵，贵有我。”

人丛中冒出个女生的声音：“到底是大师之言！”

潘天寿哂然摆手道：“‘言’倒是大师之言，不过教导此言的是我和海粟校长的恩师吴昌硕先生。”

一众惊悟！

随后，以年轻朋友为主导的参观者又跟着刘海粟来到“醉心室”。在一幅《虾图》跟下，“蜡像”人齐白石正提笔审度着。

“哈呀，简直要跳出来啦！”

“这虾里总没有‘我’罢？”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刚问了，即被“指斥”上了：

“嗤！这是虾，人怎么会‘躲’在里面？”

一围戏笑。

刘海粟止住了大家。“蜡像”人仿佛感应到了，旋即复活。他是齐白石，号濒生，中国现代书画大家、篆刻大家。建国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没有我齐白石的‘情思’，我的寄托，它们可‘跳’不起来呀！”齐白石一指画中墨虾。

“大师在北方，总不会也认识吴昌硕先生？”

“岂止认识？”齐白石念之情牵，脱口吟出，“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三家？”

“清藤、雪个……”齐白石尚未说了，刘海粟见有观客、听众一时懵懂，便接着解释：

“就是徐文长和八大山人朱耷。”

恍然大悟的学子中冒出一个猜测的声音：“还有一家总不会就是……”

齐白石老人反应敏捷，接口道出：“就是吴昌硕先生，我的朋友和师长。”

“哗——！”

不少听众大出意料地兴叹开了！身为教育家的刘海粟，暗下点着头，自觉着“导游”的责任与负重。他引领着大家又来到书法馆。

一阵兴叹的掌声中，复活的“蜡像”人沙孟海已挥写出四个飞动的草书：

郁勃之气

一位显然是行家的中年书家着意一点道：“颇有唐朝大家‘张颠’——张旭的遗风。”

“这跟吴昌硕先生也有瓜葛么？”

沙孟海笑道：“这是吴昌硕先生送我的见面礼。”他是沙孟海，原名文若，号石荒，中国现代书法大家。建国后任浙江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不少观客直面着“郁勃之气”，欲究其详，还不及问出口，即被刘海粟理解地打住了：

“不用急，跟你们透露一个‘秘密’！请跟我来。”

一行人连连来到印艺坊。但见一方大印正盖上宣纸——

汲古破古

四个篆体大字，古朴厚劲又有“破古”出新之势。复活的执印人诸乐三仿佛还沉浸在印蜕中。他是诸乐三，名文萱，号希斋，著名国画家、篆刻家和艺术教育家。建国后曾任浙江美术学院（后改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

“何来‘郁勃之气’？”诸乐三环顾着嗷嗷待哺一般的众新生代，一点纸上印蜕，“要在‘汲古破古’，就是既要传承，更要创新。”

刘海粟关注着恍然憬悟中的男女众生道：“搞懂这份‘见面礼’的内涵了？再看这里——”

众目随势返顾，但见相邻的隔壁，一个身着日本和服的“蜡像”人正将裱好的大幅印蜕挂上展壁——

师道在心

他是河井仙郎，字荃庐，日本京都人，初师从日下部鸣鹤，后追从吴昌硕。日本一代印学宗师。

“想必先生您也是大师？”

河井仙郎谦逊地躬身回谢：“不敢。”

刘海粟笑道：“何止是大师？河井仙郎还是日本印学的一代宗师！”

新奇之下，众观客大生兴叹！

河井仙郎衷情难抑道：“能远渡重洋，来中国拜师昌硕前辈，是我河井仙郎一生最得意的选择。”

犹如眼下的“印证”一般，一支低沉厚重的思念曲，呜呜传来，很有点撩人心弦！不解又新奇的芸芸学子、后生不由得循声寻望。

这是在兰园。一位身着将军戎装的“蜡像”人凝眸着一丛飞动的兰花，痴情地吹奏着一支铁箫，泪光仿佛已溶入“呜呜”的流泉……

他是闵泳翊，号兰弓，朝鲜闵妃族人，禁卫军大将军，书画家，篆刻家。芸芸观客不由不被异国朋友的痴情所感染，一个个屏息凝神。

“这位朝鲜大将军跟吴昌硕前辈？……”一位女同学很有些费解地悄悄问着刘海粟。

刘海粟低声告诉：“是心心相印的知音。”

但闻得“知音曲”透出些许的悲凉。呜呜声渐远渐去……

又仿佛是承接了朝鲜大将军的心潮，激越的乐曲相继响起——

那已是在演艺堂。京剧锣鼓就像是从铁箫声中化出一般，流泻着激越。

一位是青衣“蜡像”人梅兰芳，一位是旦角“蜡像”人荀慧生。梅兰芳，字畹华，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家。解放后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荀慧生，字慧声，艺名白牡丹，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家。

两人联袂亮相道：“我俩谨以这部京剧《霓虹关》，敬献给我们的知友和恩师吴昌硕先生！”

掌声风动！这风动的掌声随着刘海粟来到一幅硕大的数码世界地图跟前，顿时静默了，一个个参观者大睁起眼睛。

刘海粟欣然引指着图中道：“大家仔细看看吴昌硕先生印、诗、书、画受到追捧的地方——”

大地图里，自中国而朝鲜、而韩国、而日本、而东南亚，乃至西欧、北美；梅花状的粉色彩灯，鱼贯亮出。

“你们再看看于右任先生的画龙点睛之笔。”

刘海粟声方落，大地图上即渐次映出遒劲的笔迹——

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

流走的彩灯亮遍五洲四海。

掌声！兴叹声！特地来参观的 21 世纪青老妇孺，尤其是芸芸年轻的朋友们不期而然地欢动开了！

第一篇 挥笔从戎——沐浴甲午战争

第一章

直到迁居城南升吉里，已近天命之年的吴昌硕在上海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寓所，较之在浦东，画室显见宽敞。可谓安居乐业，他自然也定心了不少。你看眼下，他就很有点舒畅地把笔绘制着硕大的寿桃。画已初具轮廓，非常规的篆书笔法，也一目可观，笔笔遒劲而古朴，颇有石鼓文遗韵。

施酒夫人牵着小东迈快步进门。

吴昌硕目不离画，似有第三只眼睛，欣欣然问：“妈和阿花接来了？”

施酒头一摆，掩不住诧异地告知：“来了一位日本老先生！”

“日本？！”吴昌硕也好生诧异！他怀着疑问，匆步下到堂前，一面打量素昧平生的海外来客，一面接过对方递来的引见函，“请坐。噢，呵呵，还是伯年兄介绍来的。日下部鸣鹤先生？！幸会。”

叫日下部鸣鹤的人，不过五十四岁，却是须髯飘飘，犹如得道高僧一般。他自剖道：“我远涉重洋，特来拜师。”日下部鸣鹤，号鸣鹤。草书大家。以劲健峻拔的六朝书风成为日本碑学始祖。

“拜师？好呀！伯年兄算得是画坛海派的领袖。”

“不不，我主攻书法，以中国碑体为师。”

“好。好。”吴昌硕不无欣赏地点点头。

“千古东吴有‘笔精’。今此渡海，是要礼拜‘笔精’——你吴昌硕先生为师！”日下部鸣鹤以中国礼仪，拱手施拜，被吴昌硕连连止住：

“岂敢？岂敢？你可是日本碑学始祖。”吴昌硕一晃任伯年的引见函，“昌硕不过是苦学中的一介‘学士’而已。”

“蒲华先生来日本时，我辈既见识到他的竹，也见识了先生的印蛻；在任伯年先生府上更观赏到先生的篆体大书，连同‘画奴’、‘人仙’几枚宝印，真是大开眼界！……”

吴昌硕不能不被远道日本客的诚心所动，于是抬手劝止道：“难得先生万里求学问道，可感可佩。彼此就以‘先生’相称如何？”

“老学生岂敢？”

“那我年轻你六载的一介贫寒学士就更不敢了。”

相与开颜。

吴昌硕携着日本同仁来到自己的二楼画室。日下部鸣鹤进得门，一眼瞄住画案上不大寻常的硕大寿桃，如遇喜事一般问：“好了得的寿桃！先生是为谁贺寿？”

“杨岷大学士七十五岁寿辰。”

日下部鸣鹤顿时欣悦不禁道：“巧巧巧，我也正想去苏州拜访这位书、诗、经学的大家！”

吴昌硕暗下诧异道：“鸣鹤先生身在日本，对我中国的文人墨客也如此熟识？有心，有心！”

“哪里？我辈学人，总不能划地为牢，不识天外之天；何况我日本这般的海中岛国。”

施洒夫人送上茶水，招呼着：“先生请用。”

日下部鸣鹤躬身回礼道：“有劳师母。”

吴昌硕目光从画中收回，笑着纠正：“哎，不是师母，是施洒夫人。”

“施夫人。”

“客气。”施洒回了礼，退身而出。

“请稍候。”吴昌硕思绪又沉入画中，说着，即以挥写大篆的笔法，将寿桃儿润了色，又浓墨直点，借带绿墨水的渗势，扫出一簇绿叶。

日下部鸣鹤长须一捋，禁不住冲口而出：“久闻先生能扫梅，你这一扫，又将金石篆书融入画中，这寿桃可远不是一般的寿桃；若拿到日本去，天价不敢说，半天价当可无疑！”